

海昏侯国“乱炖”，也在情理之中

玉渊杂谭

杨雪

鄱阳湖珍禽世界生态主题乐园、芜湖休闲度假综合体、环球神秘文化主题公园、紫金汉风小镇——据官方招商公告，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周边拟建四大项目，计划投资160亿元。海昏侯墓是近年的考古热点，甚至被认为价值超过长沙马王堆汉墓。值此天时地利，不搞点旅游开发都对不起热情的观众。

自从去年在首都博物馆看了海昏侯国

考古成果展，被罕见的马蹄金、麟趾金“亮瞎眼”，我就深深“种草”，对刘贺其人及海昏侯国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建的海昏侯国遗址公园规划了海昏大道、遗址博物馆和展示服务中心等，把富有传奇色彩的海昏侯刘贺墓园和烙着王侯印记的海昏侯国都紫金城都包括其中。这有点类似于成都金沙遗址，既有考古原址，又有科普场馆，实在令人期待。我已憧憬着实地走进那个重现天日的海昏侯国。

然而，遗址公园周边的这些招商项目，颇有“乱入”之感。除了汉风仿古小镇还算是西汉侯国文化沾边，观鸟水上生态主题

乐园、滨湖养生度假区以及探秘世界各国神秘文化的主题乐园都和“海昏侯国”四个字完全不搭边。而且，“蹭热点”的这几位凑在一块，俨然有了喧宾夺主的架势，在一锅休闲旅游文化产业的“乱炖”里，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倒更像“乱入者”。

虽然这种大杂烩的开发模式卖相不太好看，但可以预见的是，只要这些度假乐园开发得不至于太差，总会有人气。毕竟，在日益增长、体量庞大的需求面前，我们现有的、特别是优质的旅游资源不是过剩，而是稀缺。上海迪士尼乐园的人山人海、广东长隆旅游度假区的火爆都能反映

这一点。不得不承认，海昏侯国遗址周边旅游规划看似脑洞大开不着调，却也在情理之中。

很多时候，我们喜欢对照国外的先进经验来寻找差距，比如欧洲的古迹是如何原汁原味，美国的国家公园是如何开放有序，往往忽略了人多人少的问题。记得去年春节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看撒尔小童，惬意非常，突然来了两个中国旅游团，袖珍的场地立马变菜市场。人口大国有自己的国情，把海昏侯国就着观鸟、养生、探秘乐园一通“乱炖”，也自有爱吃、抢吃的人。

冷雨桂花树

物种笔记

阿蒙

“九月桂花炒，秋瑟馨愈真。”提到桂树，不自觉地想起月亮。“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名吴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桂。”这段引自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的故事，便是与嫦娥奔月神话齐名的“吴刚伐桂”。嫦娥奔月最早记载于战国初年的《归藏》，而吴刚伐桂的故事则最早始于唐代，两则传说的时间差距有些远了。其实我们并不打算讨论嫦娥和吴刚何时登月，而是想说说这月亮上的桂树。

如今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桂树即是我们赏之嗅香，食之尝味的桂花。然而桂花本名“木犀”，在古时是其常用的名字，也写作“木樨”，今亦为其正名。木犀一名的由来是因“其木纹理黑而润，殊类犀角也”。观赏木犀，唐代鲜见记载，偶有诗人提及，也很难确定其是否为木犀。而从宋代开始，木犀便习见于词赋中。宋代的李清照喜爱木犀，称之“暗淡轻黄体性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何须浅碧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辛弃疾亦有词赋木犀，“明月秋晓，翠盏团圆好。碎剪黄金。教恁小，都着叶儿遮了”。宋代邓肃有《木犀》诗，“雨过西风作晚凉，连云老翠八新黄。清风一日来天阙，世上龙涎不敢香。”大抵都赞木犀之赏心悦目。

何时起，木犀之名开始称之为桂？这要从木犀的另一个名字“岩桂”说起。《广群芳谱·岩桂》中记载：“岩桂，似榿桂而稍异，……丛生岩岭间，谓之岩桂，俗呼为木犀”。古人因木犀的叶子厚而革质，对生，花生于叶腋，气味芳香，与樟科的一种开花亦芳香的岩桂叶片形态极为近似，而把野生木犀亦称“岩桂”。“桂”在宋以前，主要是指樟科的芳香植物，因为樟科很多木本植物的枝叶果实以及树皮都可以作为香料使用，例如“杜桂”指的是现今的肉桂，“榿桂”则是现今的川桂或者是岩桂。宋代政治中心南移，江南的很多原生植物作为观赏栽培之逐渐进入主流文化视野，木犀便是在此时逐渐被文人所关注，因其形态和生境与之前被称为“桂”的樟科植物近似，且花小而芳香，花期果期也较为近似，于是木犀便有了“桂”的别



名。从元代之后，木犀之本名逐渐被“桂花”所替代，元代文人咏桂也多指木犀了。

桂之正物被木犀所代，神话传说所指的“月中桂”也逐渐被木犀所指代。自汉代便有的月中桂树，也从作为香料的肉桂逐渐变成了花香四溢的木犀树。然而古代的讹误常有之，古之兰草非今之兰花，古之木桂非木犀，古之木兰非今之木兰，古之牡丹亦非国花牡丹。虽然历史长河让众多名物已“名是物非”，但细细品味考证之后，也颇有值得玩味之处。正本清源之后，再看桂花则另有它样。

依稀记得，第一次闻到桂花的香味是在雅安。柔软的雨，飘摇着，粘着风，细细落。我在周公河畔坐着，也许是想做梦，也许是在雨都雅安的雨太过柔和，也许是在这雨的垂幕里弥漫的桂花香让人极为放松。在微甜的气息里，我在柔雨之中困顿了好久。于是我对桂花的印象就是如此，和雨、和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北方秋天正式到来的时候，连绵的冷雨里，我常常忆起江南馥郁的桂花香气，温润，带着淡淡的甜。

桂花的香不冷不艳，最适合添作吃食的调味。温食香气扑鼻，唇齿生津；冷浸酸回回暖，鼻息通畅。苏州在冬至节附近有桂花冬酿酒，正是清凉的米酒中浸着桂花。天气清冷，酒的发酵并没有停止，买回的酒先不要急着喝，放在阴冷的地方让它微微发酵胀起，半日再饮时，酒的口感便醇厚甘甜。饮酒随盏入喉，酒气并不浓烈，酒中发酵产生的气体裹挟着桂花的香气在口腔里弥漫开来。饮毕，口齿留香。天冷的时候，我喜欢做一些暖身子的糖芋苗。糖芋苗是南京有名的小食。煮得软糯的芋仔加上熬得清亮的红糯藕粉，盛碗时放上厚厚的桂花糖便足以暖身子。尤其是在这秋雨连绵的日子，人们正需要驱寒，也正巧新鲜的芋仔上市，煮一碗桂花糖芋苗，真是再应景不过了。

摄手作

秋意

(本栏目图片均由手机拍摄)

本报记者 刘园园摄



霜降已至须戒寒

诗话节气

谢君

霜降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秋季到冬季的过渡时节。霜降含有天气渐冷、初霜出现的意思，气温较寒露更冷，地表露珠凝结成了霜。《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载：“霜降，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又《二十四气解》中说：“气肃而霜降，阴始凝也。”古人将霜降分为三候：一候豺乃祭兽；二候草木黄落；三候蜇虫咸俯。这时豺狼开始大量捕杀猎物，以备过冬，并将所猎摆成排，就像是在祭祀一般；大地上的树叶枯黄掉落；虫类也全者藏进洞中，不动不食，趴着身子开始冬眠。

霜降过后，气温继续下降，正所谓

“霜降杀百草”，过霜的草木加速凋零。所以此时虽仍有“万山红遍”，但更多的是千林黄落的衰败。如屈原在楚辞里感慨：“何芳草之早衰兮，微霜降而下戒。”白居易诗亦云：“桃李与荆棘，霜降同夜委。”木叶飞尽，树影萧疏，以致“霜落荆门江树空；黄叶委地，秋山空旷，所见是“霜落秋山黄叶深”。可见此时草木凋蔽之惨烈已非寒露时节可比，整个世界似乎一夜间空了。所以宋初词人柳永才会于此时唱出“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的凄清词章。

左太冲在《吴都赋》中写道：“露往霜来，日月其除。草木节解，鸟兽膺肤。”寒露过去霜降来临时节，草木枝叶凋谢脱落，鸟兽趁着秋食丰美，把自己吃得肥肥的，贮备能量以备冬天的严寒与饥饿。人

类也在为冬天的到来做最后准备。“此时寒逼衣袂，月残霜落更虚明。”气温骤降，使人明显感到身上的衣服薄了，所以人们首先要做的是准备冬衣，保暖防寒。此外，寒冷的秋末对于劳动者来说，仍是秋收的最后关头。谚语云：“霜降见霜，米谷满仓。”在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秋收已扫尾，即便耐寒的大葱，也已经收了，因为“霜降不起葱，越长越要空”；而在南方，却仍是“三秋”大忙时节，除于收割单季杂交稻、晚稻、摘棉花等外，农家还须忙着种早茬的小麦和油菜。在这寒冷的时节，关心民生疾苦的诗人常会生发出对劳动者的怜悯与同情。如中唐诗人钱起在《观村人牧山田》中描绘霜降农忙的景象：“六府且未盈，三农争务作。贫乏并税，培土皆垦凿。禾黍入寒云，茫茫半山郭。秋来积霖雨，霜降方莜获。中田聚黎

毗，反望空村落。顾惭不耕者，微禄同卫鹤。”他以一种体察和同情农民疾苦的笔调描写贫苦农人为了生计，为了应付赋税，不得不在此时节冒雨经霜劳作的生活图景，寄语为官者，希望他们能与民共患难。又如清代末的丁宝铨在《自灌县勘都江堰还成都道中书所见》一诗中写道：“偶问田间人，胡为日驰逐。答言霜降逾，播穀兼种菽。天时不可留，人工应求速。逸居虽足思，妻子安所畜。吾侪终岁劳，有秋便云福。我闻语未终，私心如转轴。力穡如此勤，犹恐缺糲粥。念彼城市民，坐饱太仓粟。”诗人原以为这个时节应该是岁功告成，没有什么农事了，但事实却远非如此，田野里到处是农人耕种的热闹场景。农家为了生计，一年到头亦难得休息，这是“坐饱太仓粟”的城市居民所难以想见的了。

简

手机丢了，心里静了。信息没了，思想简了。丢掉几千个电话号码，剩下的却是永远丢不掉的联系对象。思想和心灵进入了一种“极简的生活”。

夫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话，俺喜欢。只是常常喜欢过头。

友来，常醉。尽管喝酒前都加了十二分小心，这回还是喝醉了。醉也是常有的事，这回不可饶恕的是，把手机丢了！严格地说这是喝醉靠墙睡着了，手机受不了酒味不翼而飞！

手机以前也丢过，这回丢的智能手机，居然没有把数据上传云端。几千个电话号码，几千张图片，几千篇文章和资料……全都在酒醉之后一无所有了！

酒醒了，崩溃了！以为生命、生活都清零了，空白了，还原成“出厂设置”了，甚至可以结束了！

没料想，一个多月过去，居然活过来了。在失去了手机里所有的数据后，发现也不是那么可怕，发现没有那些数据也能生活，甚至发现了另一种挺不错的生活……

那就是类似“极简主义的生活”。这是一个从美国引进的生活理念，中国也有不少人在努力体验。对此，朝胜有点不以为然。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够“简”的了，那些追求“极简”的人们，以前生活大都“不简”，甚至有的是奢华。对于吃剩成菜

都不会得倒掉的贫困百姓，生活早都简得不能再简了……

这里不说这个，要说的是心灵的繁杂与简约。丢掉了手机里的全部信息，过了一个多月没有几千个电话号码、几千张图片，几千篇文章和资料的日子。开始几天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没着没落，渐渐感觉，空荡荡的有什么不好？那几千个电话号码真的与自己息息相关不能分离吗？咱又不是专业摄影家，那几千张照片恐怕除了几百、几千年后有点“考古”意义，今天丢了也就丢了。至于自己保存和收藏的几千篇文章以及资料，这可能是最不值得心疼的东西了！如今只要有兴趣有内存有CPU，你想收集一个图书馆都没问题！再说了，以前似乎也没有那么雅致空闲的时间，举着手机去欣赏哪一篇美文啊……

如今手机一去，反倒踏实了。其实，该联系的电话一个也没拉下。家人的电话从来不会忘记，亲友的电话大都能找着，工作的电话你不找他他还找你呢，丢掉的真正是不需要的！

丢掉几千个电话号码，剩下的却是永远丢不掉的联系对象。思想和心灵进入了一种“极简主义的生活”。

细细分析，当了多年记者养成了和人一见面就留电话的习惯，许多人留下了电话也没有联系几次，甚至可能一生就那一次；有的号码联系人，早都变号了，甚至物是人非了；有的号码年代久远，就算是打通了，他还在那头纳闷呢，“你是谁？”还有不少电话联系人，名字写得清清楚楚，可死活想不起这哥们在哪儿见过；有的甚至是二三十年前的号码，那里的电信局都升级N次了……

有朋友知道我丢手机，说手机无所谓，电话号码丢了，损失就大了！一个多月来，我似乎没有感到多大的损失。假如，我是靠每天打电话推销广告吃饭的主，那可能算是损失。可干电话骚扰这一行的，他就是人丢了也不会丢掉电话号码的，早存在云端了！

至于丢掉的照片，好像更不值得惋惜了！如今但凡是和亲朋好友的合照，一上网就成了“公家”的。你丢手机没关系，只要不是亲朋好友全体丢手机就没事。就算是亲朋好友集体喊一句“一二三”，把手手机全丢了也没问题，都在网上云里飘着呢，随时下载比在树上摘颗荔枝还方便。至于工作中拍的那些“新闻照片”，留在手机里

连自己都懒得瞧，还真得谢谢那个偷我手机的贼，帮我彻底清除垃圾了！

手机丢了，心里静了。信息没了，思想简了。

是的，人的一辈子会和多少陌生人交会。一面之交，点头之交，过去了就过去了。偏偏还要留个电话，好像以后需要深交一样，更多的是想也许什么时候就会“有用”。交友为用，心里就投下了一根“功利”的茅草。天长日久，终有难以负重之感，心中荒芜，活得很累，却不知草长何处？

除了每天同桌吃饭的家人，经常小酌闲酒的好友，您还记那么多号码干啥？实在有事找不到某人的号码，打电话问问其他朋友，也是唾手可得。如果不，所有的朋友都没有某人的号码，那人不联系也罢……

值得点赞的还有一点，微信是丢不掉的。买个新手机，登录自己的微信，从一开始就伴着你的朋友圈和各种各样的“关注”，嗨的一天回来了，毛都没少一根！这也要“简”。

生物艺术：“随机”的造物表达

博览荟

刘禹 王春



基因，在艺术家的眼中，褪去了科学赋予其固有的硬壳，从内而外地打破了不同物种之间高低等级的界限，真正自由地融合，表达出生命本真的意义。

在近期举办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系列展 李山”中，60只2米高的“蜻蜓人”翱翔在展览入口的上空。这些蜻蜓人是以李山自己的身体为模型，在基因层面上，将靠近人类头部和上肢的第7号染色体HOXA基因群集敲除，再将蜻蜓的第3号染色体中的HOX基因集群敲入，组合成的“嵌合生物体”。

七十多岁的李山，比很多青年艺术家还要前卫。从抽象绘画到政治波普，早先李山的创作和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彼此见证。2013年之后，他另辟蹊径，将艺术思考和生命科学相结合，进入生物艺术这一全新领域。

生物艺术，究竟是艺术还是生物科学本身？从2000年出现的世界上第一个生物艺术品荧光兔子“阿尔巴”，到李山的生物嵌合体“蜻蜓人”，生物艺术品不再是一幅画、一座雕塑，活生生的生物也可以成为艺术。用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馆长、艺术家、评论家王南溟的话说，生物艺术是关于“造物者”的艺术，是基于基因层面的艺术创作，它使得科学走出实验室，又将艺术的触角延伸到了科学领域。

《南瓜计划》。此次展览除了少数几件实物，其他均以模型、绘画、多媒体等方式展出。在《南瓜计划》中，通过转基因的操作，植物的原生状态被改变，不同形状和色彩的南瓜得以诞生。在李山看来，一个生命总算拥有了自己的存在方式，南瓜最终摆脱了上帝的制约和人类的压迫。

基因，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东西。仅仅些许改变，生命将会有着无限表达的可能性。如李山作品研究者王南溟的体会，李山光怪陆离的作品里有种“生物大同”的韵味，所有生命都拥有自由表达的机会。他的生物艺术视角，是要突破人类中心主义，使我们重新开始思考关于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

行文至此，不禁令人遐思，生物艺术与生物学，界限究竟在哪里？对于科学工作者而言，他们的实验往往与功能性息息相关。在基因的编辑过程中，南瓜的产量是否有增加？防虫害能力是否有提高？科学家要站在人类主体的高度上挑选和创造出所谓更优秀的基因。

而在艺术家如李山眼中，生物艺术的意义是给予所有基因、所有生命体同等的尊重，是对多元可能性敞开怀抱。而在王南溟看来，功能性并不是作品参照的目标，生物艺术更多的是关于生物本身的思考性和启示性，揭示生命本质的特征和现象，而不是为功能性服务。“李山做生物艺术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解放生命，通过艺术给生物们解绑，把精神控制解除，给生命以最大的自由，给生命随机表达的机会。”

然而，自由往往意味着禁忌，意味着挑战伦理的极限。如王南溟所说，“基因编辑和重组是人类不可回避的话题，只有从艺术的角度不断挑战这种禁忌，才能挖掘生命的灵性，挖掘远古就已存在的智慧。”